## 

卻說徐美祖在神座背後,見眾人出了廟門,正欲出來,忽聽有人叫道:「徐星主,娘娘有旨,請你相見。」美祖看時,卻是一青衣童子,便道:「我是徐美祖,不是星主。」青衣道:「就是你,娘娘專等。」美祖下了神座,跟了童子,轉入廟後,卻又是一天世界,兩邊盡都是松柏,正中一條石路,走不多時,忽又現出一座宮殿來。來至門前,童子道:「星主少待,等我通報。」去不多時,又見兩個侍女出來道:「娘娘有請。」美祖隨侍女上殿,看見上面坐著一位娘娘,頭戴龍鳳冠,身披九宮八卦袍,下面是山河地理裙,手執白圭,端然上坐,徐美祖忙俯伏在地。娘娘道:「你且平身坐下,我今授你天書一卷,教你行兵佈陣之法,你今先到黃草山,會過薛剛,後佐廬陵王中興天下。」又見女童捧一盞送至,美祖雙手接來,異香撲鼻,一吸而盡。不一時侍女捧一黃綾包,送與美祖,美祖拜受,納入袖中。娘娘吩咐送星主出去。美祖拜辭出來,見殿前匾額替補天宮」三字,一下宮殿,被童子在背後一椎,撲的一聲響,跌下殿來。「呵呀」一聲,卻是從神座內跌將出來。似夢非夢,好生疑惑,把袖一摸,卻有天書在內。此時天時微明,看座上神像,竟與夢中所見無二,又見上面匾額,是「女媧祠」三字,美祖連忙拜謝。 忽見背後一人,把美祖唬了一跳,仔細一看,卻是魏思泉。美祖問他躲於何處,思泉道:「我被他趕的急了,跳過牆來,不料就是這廟後園,故此走出來,恰好相遇。我們快走罷!」美祖問道:「你可知道黃草山在哪裡?」思泉道:「離此有八百之遙。聞聽山寨中是薛剛為首,還有兩個是吳奇、馬贊,同在此山。」美祖道:「薛剛是我的好友,我正要去投他。」思泉道:「我也同去。」說畢,二人出了廟門,看見一匹馬,思泉認得是王潮的,忙牽與美祖騎上,二人竟往黃草山而來。

不數日到了黃草山下,叫嘍囉通報上名姓。薛剛聞知大喜,遂請上山寨來,個個俱見了禮,吩咐大排筵宴。飲酒之間,大家說出起義中興之事,徐美祖有觸於心,不覺下淚。薛剛忙問何故下淚,美祖道:「方才言及起義之事,因想起先父、先叔被害,不知骨骸在於何處,因此感傷下淚。」薛剛道:「原來為此,不覺又打動我的一片苦心。我薛門受令尊、令叔兩大人莫大之恩,不能報其萬一,前日聞令尊、令叔之變,小弟密差小校,往長安打聽消息。小校回報說,武氏深恨令尊、令叔,將兩大人之首級,放在法雲寺內塔頂上,每月射他三次。名為比箭會,與我家鐵丘墳一樣的傷慘。」美祖聞言,大叫一聲,哭倒在地。思泉連忙喚醒。吳奇、馬贊道:「二位不必傷悲,我二人日後願幫薛兄開鐵丘墳。今日徐老千歲兄弟二位的首級,我二人上長安去取來,與徐世子安葬,又可順便到鐵丘墳上,去磕個頭。」薛剛道:「你二位既要去,我明日也再去祭掃鐵丘墳一回。」徐美祖、魏思泉道:「你三位既要我去,我二人亦願同行,倘有不測,亦可相助。』脫畢,俱開懷暢飲,直至半夜方才安歇。次日,薛剛起來,吩咐唆羅,小心看守山寨,五人皆扮做差官,各帶兵器銀兩,一齊下山而去,按下不表。

且說武氏慾念難遏,寵用三人,薛敖曹為正宮,張易之為東宮,張昌宗為西宮,又以王懷義為駙馬,日夜在宮輪流淫污,醜態不可勝述。自此薛敖曹與二張,在宮則男扮女裝,出外又橫行無忌,強佔民妻,欺奸幼女,無所不為。風聲傳入狄仁傑耳內,仁傑暗想:「這些寵臣,一齊橫行,全無忌憚,有日撞在我手,決不輕放過他去!」不期一日,張宗昌遊獵回來,竟從端武門闖入。這端武門乃太宗所置,非臺閣名臣,不許走此門。今昌宗走此門,偏偏遇著仁傑,仁傑大怒,叫武士拿下,武士上前,把昌宗扯下馬來。從行內使見仁傑拿了昌宗,飛報入宮去了。仁傑至端武門坐下,武士把昌宗推至面前,立而不跪。仁傑怒道:「無恥奴才,你何等出身,焉敢不跪!左右,與我打這奴才!」武士一聲答應,把昌宗孤拐上打了二□棍,昌宗無奈,只得跪下。仁傑道:「這端武門,怎許你獻媚小人走得麼?」昌宗道:「皇宮內院,由我出入,何況這座中門!」仁傑喝道:「胡說,掌嘴!」兩邊一齊答應,把昌宗雪白的臉打了五□個嘴巴,打得鮮血直流。仁傑道:「我想這廝橫行朝野,全無忌憚,國法難容。左右,與我綁去斬了!」武士答應一聲,把昌宗綁了。

正欲行刑,只見武承嗣飛馬跑來,手捧聖旨,大叫:「刀下留人!」仁傑起身接旨。承嗣下馬道:「老相國,神皇有旨,張昌宗有罪當誅,看朕面上,暫饒一死。」仁傑道:「老夫知道了,將軍請回覆旨。」承嗣知道仁傑性子執板,只得先回,復旨去了。仁傑吩咐把張昌宗推回來,喝道:「你這奴才,死罪饒你,活罪難饒!」喝聲:「扯下去,打!」武士把昌宗扯下去,打了四□大棍,打得皮開肉綻。內使得背他入宮。昌宗一見武后,便倒在他懷中,痛哭萬狀。武后忙取妙藥,與他擦了棒瘡。昌宗道:「這老賊決要殺我,幾乎不能與陛下相見。」武后道:「那狄仁傑朕尚懼他三分,你如何衝撞他!以後須要小心迴避他些,若再犯他,朕也再難與你討饒了。」正言間,內侍啟奏:「狄國老見駕候旨。」武后命宣進宮來。未知仁傑見駕說出什麼話來,看下文便知端的。